

四面山上生长着高大、笔直、粗壮的松树,山坡上、悬崖旁,贴着地皮盛开各种小花,虽然严霜覆盖,小花的笑靥却那么灿烂。

从勒布沟到珠峰大本营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二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从勒布沟到珠峰大本营有两条道路可供挑选,一条是从山南返回到拉萨,走省道、国道、高速公路;一条是在喜马拉雅山腹地穿行,山高路险,跌宕起伏。我们选择在对体力、意志、心智、胆略的考验与挑战中,去领略人生难得的奇景。

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是我心向往的地方,老龙早早地准备了一面五星红旗,说要签上名字,插到珠峰大本营雪地里。而我,把一直没穿得上的登山鞋翻出来,准备在海拔5200米的雪峰上奔跑——我想象,珠峰大本营是一片晶莹世界。

出错那县,持续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山与高原上行走,几乎见不到一辆车,见不到一个人。所以,当我们的车绕过一处拐角,猛然看到一位长着黑胡子的矮个子藏族牧人站在路边时,我们吓了一跳,没想到会在5300米的高山里碰到人和在沙砾里啃食草皮的牛羊,而他,则诧异且惊喜地看着我们。我们试图与他交流,可语言不通,便给他留下一点饼子和水,挥手而别。

喜马拉雅山北坡荒凉贫瘠,植被稀少,氧含量低,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,连野生动物都少见。在略有水源的地方,山地稍稍显出点绿意来,藏民便会逐绿而居。从措美县到洛扎县,是我走过的路况最烂最险的路,只有一车道宽的盘山路,土质松软,连续钩子弯,若遇会车,只能一方退到较宽路段避让对方。悬崖上风化严重,经常发生落石塌方,行车安全全凭运气,90公里走了7个小时,晚上十点半到达拉康镇,竟生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后来,一辆结伴同行的车,经受不住惊吓,在抵达县城后,与我们分道扬镳。

拉康镇山顶悬崖上建有一座寺庙,叫卡久寺,莲花生大师曾在此闭关修行七年。从我们下榻的卡久寺宾馆向上走几分钟,就是枯延拉康,拉康镇的名字大概就来自于枯延拉康。拉康,相当于汉地庙宇、佛教、祠堂的意思,枯延拉康是卡久寺设在山下的佛殿。一大早,我被窗外的诵经声吵醒,于是,起身顺着声音

朝枯延拉康走去。

昨晚到达得太晚,看不清拉康镇的面貌,天亮出门一看,竟有些意外,一路之上灰褐色的沙砾和荒凉的景象荡然无存,扑入眼帘的是娇艳的格桑花和在晨风里猎猎作响的经幡。枯延拉康大门紧闭,但墙外煨桑炉已经青烟弥漫,藏传佛教信徒们开始转寺了。我跟随后面围着寺庙转圈,转一圈洗清一世罪孽,转两圈为父母健康祈福,转三圈下世投胎为人。不知不觉中,我的心沉浸下去。

建于公元1568年的卡久寺,高高盘踞于山顶,院墙外是望之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,只有一条类似于黄山“鲫鱼背”的狭长小路连接寺庙。四面山上生长着高大、笔直、粗壮的松树,山坡上、悬崖旁,贴着地皮盛开各种小花,虽然严霜覆盖,小花的笑靥却那么灿烂。我估摸着,这里应该接近喜马拉雅山南坡了,所以才呈现茂密丛林与高山草原的地貌。果然,卡久寺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,这里靠近边境,南边的几座山已经落入别国之手,不归我们管辖了。

卡久寺正在维修,暂不开放,我们在里面拍了几张照片,转了一圈,便告退。寺外有一些指示牌,上写某某修行洞,据说,这里是许多大德高僧朝佛传教的圣地,周边隐居修行的洞穴就有一百多座。在卡久寺外一座木板房里,边等藏族老板给我们泡方便面,边与一群来朝拜的藏民打着手势交流——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,开水只能烧到七八十度,泡方便面会费时很久。藏族同胞的话,我们听不懂,我们的话,藏族同胞也听不懂,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热烈交流,从手势和口型上偶尔捕捉到一两个能弄清意思的单词,大家就像孩子般大笑,这笑声,像山泉汨汨流淌,真诚,快乐。这时,山谷的雾气升上来了,遮盖住卡久寺,山头若隐若现,恍如仙境。

从勒布沟到珠峰大本营,不足1000公里,我们足足走了5天。奇险之地必有奇景。我们遇到普莫雍错,遇到多情错,遇到数不过来的冰川、达坂,而喜马拉雅山腹地的沙丘、戈壁、盐碱地,给我们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。那曾经的高原盐湖,如今干涸得滴水全无,只留下湖床厚厚的盐花,这样的景象,让人

歔歔不已。中途,我们特意拐到亚东。在喜马拉雅山脉,西藏从东往西有四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气候,分别是墨脱、勒布沟、亚东与樟木。我们到达亚东乃堆拉口岸时才上午八点多,却被告知因为边境形势紧张,口岸暂不开放,但那浓密的雨雾、清澈的山涧、盖满山坡的青葱色、漫山遍野的鲜花,让我们被一路烟尘与枯燥搅得毛毛糙糙的心情,瞬间安静下来。

在定日县旅游中心买到珠穆朗玛峰进山门票,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。进山门票一人180元,小车400元一辆,驾驶员免票。终于,我们来到一个海拔5190米的观景台,向南眺望,只见雪峰连绵,白云缠绕,最高的那座扯来一团白云遮掩面孔的,就是珠穆朗玛峰。我久久地眺望它,心里比较激动:这就是世界第一峰!我正在与世界第一峰对视!

珠峰大本营在绒布寺南边一公里。绒布寺是座宁玛派寺庙,僧尼混居,距珠峰峰顶只有20公里,是世界上位置最高的寺院,也是北坡观赏拍摄珠峰的最佳地点。车到大本营,面对布满灰尘的鹅卵石和干得冒烟的河床,我愣住了:雪呢?我想在上面撒丫子奔跑的雪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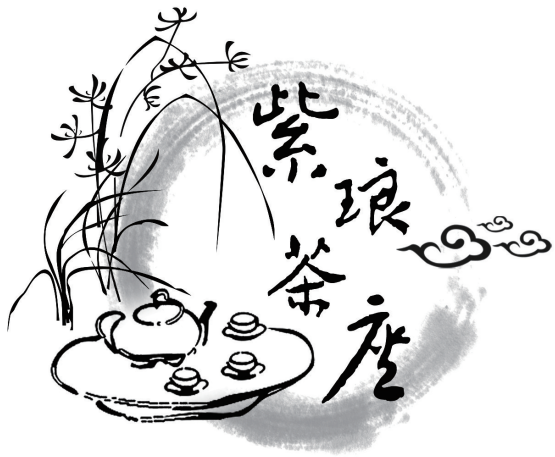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这里是珠峰旅游宿营地,真正的大本营第一营地还得往上四五公里,那里有标志牌。虽然不是太冷,但风很大,把自己包裹严实,乘环保车驶向第一营地。第一营地有一座小山包,珠穆朗玛峰就在小山包南边。一步一步地爬上小山包,世界屋脊就在眼皮底下,近得似乎一迈腿就能跨上峰顶。风狂野地撕扯着身体,人像惊涛骇浪上的一叶小舟站立不稳。此时,我脑海里想象着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、潘多们在风雪中艰难跋涉,在冰崖上冒死攀爬的情景,心里充满敬意。

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,蹲踞在中国与尼泊尔两国边界上。藏语中“珠穆”是女神的意思,“朗玛”是第三的意思,在珠穆朗玛峰附近的四座山峰中,珠峰排行第三。中国测量珠穆朗玛峰岩面高度是8844.43米,尼泊尔测量珠穆朗玛峰雪盖高度是8848米。夕照在晚上八点,开始慢慢染红珠峰峰顶,瑰丽的珠穆朗玛峰日照金顶奇观出现了!水哥队长惊喜地说,几次来大本营,还是第一次看到日照金顶奇观。

回到营地,我们又惊喜了一回,帐房壁上,赫然张挂着一面国旗,上书:南通交通广播自驾俱乐部。

说,一个人家不兴旺,第一代子孙是麻,第二代子孙是草。你看,麻还是比草厉害的,呵呵。“麻田头牵到菜园头”:这是说,一个人喜欢牵丝,胡搅蛮缠。麻田就是麻田,菜园就是菜园。要清清爽爽。怎么能从麻田牵到菜园呢?“麻烦,麻烦”:这两个词不要我说了吧?烦啊,乱啊,得像麻一样。“麻乱”,也可以指代一个人,是一个特别容易惹麻烦的人。“老麻脚”也是一个人,他有点憨,有点狠,有点神,总之不按常理出牌就是了。说一个人的腿脚,细而直,我们仍然可以用“麻秆一样的细”这个比喻,直观、形象。

我们这里风俗,家里父母归天,孝子是一定要披麻戴孝的。弄一根长麻,钉在白帽子的最下沿,拖着像一根尾巴。你经过办丧事的人家,远远就看见一个悲伤的人,戴着麻。不知什么时候,麻又开始回归了我们的生活。棉麻,丝麻,无印良品,麻真成了一种高级的衣物,甚至比锦缎还高级。有一种皱,叫富贵皱。说的就是麻。而其实,这个麻,和做麻袋麻绳的麻,又有所不同。这个麻,我们而今又叫它“苎麻”。在《诗经》里头,它叫“纻”。



我们不只是在美景中玩手机,更是在一地鸡毛里做美梦。

苏州随感

□维 愚



暑假假了两趟苏州,一趟是和家人去旺山度假,一趟是随单位到创业园区某高校培训。

旺山实在是有点儿小,一座小土丘,上面人工雕出个“旺”字,山脚下有座茶园和若干寺庙,寺庙那几天没开放。我们被热得疲乏,顶着酷暑的热气在山里溜了一圈,趁着没中暑赶忙找了家茶馆坐下来吹空调歇脚,好在茶馆的位置很不错,窗户正好将半块山壁、一点儿蓝天和山脚下的一汪湖水框起来了,老板的碧螺春陈了点儿,但依然唇齿留香,我们看着窗外,惬意地说:这才是悠闲的假期啊!

然后我们开始玩手机。旺山有一户人家饭菜很可口,几年前我们就在他家吃过,前年我父母单独过来度假时也在他家吃,如今算是三顾茅庐。店里的小哥几乎没见过老,饭后热情地抓了盘葡萄给我们吃,隔壁桌的两个小伙子吃完饭后没事干,他陪他们玩了把牌。但是店里一共就两桌,之前来时,凡饭店内必爆满,夏夜还会有特邀的评弹师傅在院里唱。小哥苦笑着说:今年生意这么差,哪里请得起。我说:明年吧,明年我再来你家听评弹。他笑了笑,没说话。

单位培训的排面很足,三天全是学校领导给我们做讲座。第一天的领导讲,某个学生家长找关系想帮孩子转到A专业去,找该领导帮忙,他告诉对方要因材施教,家长于是改变主意,决定转到B专业去了,孩子果然学得比之前好了,我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第三天的领导是名校高材生,问

天南地北,没有固定体面的居所,却又随处可歌,倒有些“以天地为栋宇”的魏晋风味。

谁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居民

□江 徐



我养过一只狗,取名小花,单纯的相伴与依恋胜过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维护的关系。后来小花被路边的毒药毒死,我将它埋在了河边。

小花活着时,我就想过它的死。我将它埋在哪里?可以将它埋在哪里,以便想念时可以去看望?住所附近有一条小河,我曾牵着小花在小河边阡陌上散步,指给它看春天的宝盖草。便想着,以后让它安息在此吧,桥头有一棵大柳树,就树根下,到时好辨认。后来一场暴雨,河堤冲垮,柳树倒了。

经常会去那条小河边看一看。在埋了小花的地方埋下花籽,夏天开出花朵,红的莨苕,紫的牵牛。我希望那条河不被填平,那块荒原不被围困。临近夏天,再去往那里,路边已经砌了围墙。小路尽头开一个门洞,大概以后要堵起来的——等到高楼拔地而起。围墙没有涂抹白石灰,也没有贴城市公益广告。一丛桑树探出墙头,枝叶青青,让我想起童年园,那里也有一棵大桑树,吃桑葚时嘴唇染成紫色。

我想以后不会再去那里了。出了小区北门,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小河。我喜欢沿河散步,看到过农人稼穡,闲人垂钓,地瓜开花,狗子游泳,老人蹲在岸边汰衣,蝴蝶歇在草叶上交媾,……有一年冬天,下霜的早晨,还看到渔夫领着鸬鹚捕鱼。如果出门早,会看到白鹭在河面翔集,从此岸飞到彼岸。有时,其中一只或者几只降落在岸边,临水自照,又像在凝视河底,或者沿着河岸踱步,观察水里的小鱼……前几天我再去,发现对岸同样砌

我们:你们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吗?你们知道要怎样培养“接轨国际”的人才吗?我们埋头,觉得这话可能实际并不是疑问句。

领导说自己因为数学好所以研究生读了某某学校的某某专业,因为语言过关所以博士选择了某国某大学的某专业,所以学生的生涯规划真的要因材施教啊各位老师!要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云云。

冷风呼呼的空调间里,我的心思一点儿都不在讲座上。领导们的问题实在是太振聋发聩了,震得我脑仁儿和耳朵一并发疼。我想该把旺山那小哥拉过来听听,看看能不能从“接轨国际”和“托关系因材施教”里找到点儿维持生计的灵感。

我又想到旺山那儿的民宿里,我遇到了一群“接轨国际”的年轻人。一个每句话平均三个英文单词的三十岁男人,带着两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姑娘,听聊天内容似乎是留学中介和准留学生。中介小哥批评了两分钟姑娘们英文演讲写得一般,讲了五分钟自己在国外大学里放浪形骸的事迹,摸出一副游戏牌说:让我们一边玩一边学英语吧!然后开始用英文开黄腔,小姑娘听得半懂不懂的,被大哥的口音迷得五迷三道,咯咯直笑。

领导说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社会,这点倒是识识。同为“接轨国际”,领导们拿着话筒的手势和留学中介男捏着烟的手指有点相似,又似乎完全不在一个世界,而后厨里洗葡萄的饭店小哥和旺山的山水田园,又在另一个世界了。

当我坐在自然美景中玩手机时,我已经觉得事情很荒谬了,这种荒谬感又叫“剥离”,剥离现实,剥离真实;而当我直面着象牙塔里那些美丽的梦时,一种比先前更庞大的荒谬感,剥离感猛然袭来。我们不只是在美景中玩手机,更是在一地鸡毛里做美梦。

起一堵墙。听旁人说,那块庄稼地将要盖房子,建学校。这里原本属荒郊,短短几年,小区、幼儿园、小学应运而生。不久还有一所初中……那些白鹭还会再来河边散步吗?想起上师范时,有一堂作文课上,老师讲起自己写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谁是这个城市真正的居民》。每天上下班途中,会看到一群麻雀在树顶盘旋、嬉戏。它们无需耗费精力与财力购买房子,一生飞翔于天地之间,生存于小城车水马龙的侧面。

有一阵子,常走的路段改建,房屋拆了,行道树也挖了,他估摸那些麻雀大概没了栖身之所。不成想在另外一条路上又看到它们,照旧沿街翔集,逍遥自在。所以,谁是整个城市真正的居民呢?被网民贴上“流浪大师”标签的沈巍事件,我也有关注。一年前,他从无人问津的拾荒者被网络捧为“大师”,很多人抱着好奇心去看热闹,或者借机自我炒作。一年后,他因网暴带来的伤害宣布无限期退网,只想平静生活。他自嘲这是殉网。

访谈节目中,沈巍讲述流浪生涯中遇到的人与事。其中有一个人,他告诉沈巍,自己之前是当兵的,复员后不想找一个正规工作,因缘巧合下开始流浪。他的流浪方式比较高级:每年冬天,他会把一年捡拾可乐瓶卖的钱凑起来买一张车票,去海南岛。到了夏天,他会去北戴河流浪。告别那天,他告诉沈巍,自己准备去杭州了,因为气温降低了,杭州的温度很舒服。这种生活方式让沈巍很是感慨,他觉得对方就像天上的小鸟,非常自在。

天南地北,没有固定体面的居所,却又随处可歌,倒有些“以天地为栋宇”的魏晋风味。虽然我知道,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沈巍有一句感慨于我心有戚戚:肉体流浪的时候,可以睡得很香,现在肉体不流浪了,心灵开始流浪了。

风从远方来,经过麻田,经过麻的队伍,经过人。人会发出麻一样的晃动,变成一株麻。

麻

□低 眉



草木物语

麻是一种类似于手风琴的植物。有事没事麻田边站时,人就放空很多,感觉自己会透气。风从远方来,经过麻田,经过麻的队伍,经过人。人会发出麻一样的晃动,变成一株麻。变成麻之后的人,他们的呼吸也没有体积,类似于虚无。

荀子说过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”的句子。可见,麻是有多直!见过植麻的沟坎地,还是在四五岁的时候。它们笔直的样子和会笑的叶子,有一种阳光的爽朗,至今仍记得。种麻做什么呢?当然不是为了好看啦,是为了收麻呀:摇麻绳,织麻袋,编麻……麻是一种结实的物什。史料记载,三代以前,除蚕织外,“舍麻固无以为布”,麻很久以来就是最重要的植物纤维原料之一。《诗经》里头啊,好多次写到了麻的事